

# 凰 宮

滢  
歌  
行

莲赋妖·著

鳳宮

行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凰宫:滢歌行 / 莲赋妩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6

ISBN 978-7-80173-898-1

I. 凰… II. 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7861 号

**凰宫:滢歌行**

---

作 者 莲赋妩

责任编辑 潘建农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
18 印张 29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98-1

定 价 2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
总编室:(010)64270995 传真: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孟冬，郡太守府邸。

盈月照雪，红灯高挂的楼宇亭台一派繁烟胜锦，浓浓喜意，冰雪寒风挡不住天赐良缘，不久前的国丧仿佛早已被人们遗忘，斋戒三日、焚香哀悼……韦太后迅速钦点督成的大婚突然间让人觉得好笑，天大的笑话，隐隐间透着悲凉。

月色薄凉，皎若琉璃，纹珠绣履踏过厚雪，发出吱吱声响，我独自在月下行走，身上只着单薄寝衣，同样的白色，好像一不小心便会湮没在这茫茫的雪海里。

我脸色亦苍白若纸。

过了今晚，世上就会多一位贤良淑德的皇后娘娘，人们称她娘娘、皇后，而渐渐忘了她的闺名——清尘。

惊鸿一瞥，相拥而笑，后花园里一对碧人浓情蜜意，都已被我渐渐遗落在身后，而我的指尖依然冰凉，不住颤抖，曾几何时，我也曾有那等虚荣，那等儿女情长。

鳳宮：滄歌行

宮

目录

简介 / 001

楔子 / 001

第一卷 凤冠霞帔宫帷深 / 001

第二卷 宫阙风云生死契 / 015

第三卷 听雨歌锋芒初露 / 031

第四卷 一尊凰 滄行深宫 / 047

第五卷 朝阳霞飞云鬓折 / 063

第六卷 宫宴澜醉里望月 / 077

第七卷 烛尽香残梦初醒 / 089

第八卷 珠帘不卷 羈凰怨 / 103



第九卷 云屏不暖 瘳香骨/119

第十卷 天外飞仙 云髻坠/133

第十一卷 梦魂飞断 风雨摇/147

第十二卷 独守空闺 锦衾寒/163

第十三卷 相许一生 春欲晚/181

第十四卷 嗤魔浅浅 朱宸绽/195

第十五卷 宫阙风云 笑尘寰/209

第十六卷 风声鹤唳 凤钗垂/229

第十七卷 泪无痕 尘埃落定/247

第十八卷 凤死凰殇 两茫茫/267



如果不是盖着喜纱，我真想抬起头  
去看看他的样子，是不是真的如传闻中  
那样形容枯槁、可怕……

富神



天曜十年，今上第三任皇后薨逝，南靖大将军府长女李氏十四岁入宫为后，迄今三载没得一子，与前两位皇后一样芳华正茂却早早辞世，世人惋叹的同时难免心中悒悒——韦太后将花名册上年龄适合的女子一一看过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长长蔻丹戴着碧玉掐金丝的指套，远远一指，道：“就她吧。”

名不见经传的武陵郡太守郁诚越，小小的从五品官员却在册后的花名册上出现，携嫡女郁红泪入围，并幸运的当选，清苦了大半辈子，一朝成了皇亲国戚。然郁家上下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明烛直照到天亮，太守夫妇对坐无眠，朝中臣相子爵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总算逃过了一劫。

翌日，太后懿旨送到府上，郁诚越跪地接旨，目光惶惶探过来，我微微垂下眸。

“武陵郡太守之女郁红泪有姿貌，工书琴，贤德昭昭，品行端正，特立为后，明日入宫。

——钦此”

一道尖细的嗓音徜徉着欢快、愉悦，太后懿旨龙恩浩荡，不容拒绝。

他以额触地，语声沉痛：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

我在旁深深叩首，目光岑寂，此刻，我不是清尘，是红泪。

重金谢礼送走了宫中宣旨内侍，郁诚越走过来，亲手将我扶起：“清尘，你不会怪爹吧？其实宫里并不是像外面传言那样，皇上虽体弱，也不至于短命，朝中万事都有太后娘娘做主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为皇上诞下嫡皇子，也就算是光耀门楣对得起列祖列宗了……”

我低着头一语不发。

今上体弱多病，幼年患疾，十四岁登基后一直由韦太后执政，二十岁握了政权却因身体时常违和仍然事事大小都任由韦太后抉择，后宫诸多嫔妃，子嗣鲜少，惟一的一皇子却不是皇后嫡出，生母萧美人母凭子贵，一跃成为贵妃。

韦太后接连册封了三位短命的皇后娘娘，没有一位能产下皇子，不过三载便离奇死去，天下百姓谣言四起，一时间，母仪天下的后位成了块烫手的山芋，有毒似的，人人避之惟恐不及。

太后娘娘无法，只得选用略次等人家的女儿为后，卑贱没有势力，无力反抗，便是我们郁家，而郁家，另有更为卑贱者。

娘别过脸去悄悄地抹眼泪。

大娘带着红泪从内室走出来，笑着道：“哭什么，奴才的女儿一朝成后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？我们家红泪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清尘，你可不要不识好歹啊！”

娘怯懦地低下头去，不敢接话。

“你少说两句吧！”一向温吞老实的郁诚越跺着脚喝道，当着家里众人出了丑，沈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张了张口终是没有反驳，冷哼一声在椅子上坐下，红泪一语不发立在身旁，她一直看着我，面带愁绪，像是有话要说。

我心中苦笑，十多年来爹爹终于肯为娘出头了，然而却是在我代替红泪入宫的前一天，对于娘来说，这份幸福好像来得晚了些，但是没关系，若以此为交换，他可以一辈子都对娘这么好的话，那么我愿意。

“娘，不要哭，您应该高兴啊，女儿做了皇后是何等荣贵，以后就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母女了。”我掏出绣帕将娘脸上泪痕擦干。

娘抬眼看我，伤痛不已：“傻孩子，娘宁愿受一辈子苦也不愿让你冒这个险。”

我微笑不语，脸上笑容暗淡。

娘刚才说错了，这不是一次冒险，而是一场赌局，性命便是赌注，我别无选择，谁让我是庶出呢？

“清尘妹妹，对不起。”红泪走过来道，她脸上真的带着歉意。

我轻笑，转身与她对视，就算她真心道歉又能怎样呢？一句对不起并扳不回代嫁入宫的局面，爹爹与大娘也决不会怜悯我。

“说对不起又有什么用？”我别过脸去，语声平淡。

沈氏见我态度冷淡，拍案大怒，在旁叫嚣道：“别不识好歹，我家红泪诚心待你，你一个奴才的女儿居然也敢给她脸色看，还真把自己当成皇后娘娘了？”

外面的雪似乎下得大了些，能听见簌簌落下的声音，冰粒和着寒风贴着窗纱而

过，发出沙沙声响，我冷笑，目光凌厉望向她：“鄙陋的家伙。”

我脸上笑意带着讽刺与不屑，十六年来第一次跳出内心的隐忍，我再也不用看她们脸色苟活，再也不用眼睁睁看着娘被大娘欺负，我那怯懦无能的爹爹……

冰冷眸锋划过她们脸上的仓皇与意外，我扶着娘转身离去。

大娘眯眸片刻，没想到一向柔弱温顺的我会出此狂言，她气得发抖，霍然起身追上来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夏兰心，我早知道你是存心的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也要跟我抢男人，孽种就是孽种，就算当上了皇后也是奴才的女儿，你以为成了皇后的娘就可以名正言顺，跟我平起平坐了吗？别妄想了，清尘顶了我们红泪的名字入宫，最好是安分守己，今天当着老爷就敢对我这个做娘的出言不逊，别到了太后娘娘面前也是如此，别人会说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教好，坏了我们郁家的名声事小，若丢了脑袋可就事大了！”

“娘，你少说两句吧！”红泪小声劝道。

郁诚越也道：“少说两句吧，少说两句吧，是我们有愧于她们母女。”

不说还好，越是这样说，大娘越气恼，甩开他的手再次扬声骂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娘的眼泪簌簌落下，连一句争辩都没有。

我紧紧握着她的手，无声的安慰，给她力量。

已经记不清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常常握着娘的手，在她被欺负、被侮辱的时候……

我的娘，这个苦命的女人，别人口中卑贱的奴才，原是大娘陪嫁过来的丫鬟，十七年前的中秋之夜，沈氏身怀六甲，临盆前夕，我的父亲，那个道貌岸然的君子，他强暴了我娘，醉梦里口口声声说爱她，却保护不了她，十多年来娘一直在众人厌弃的目光中生活，徒有偏房的虚名，连家里最低等的奴仆都敢欺负她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大娘，还有我那软弱的爹爹。

“走吧！”我拉着娘离开，身后的叫骂声越来越遥远、模糊，可是我心中愈来愈痛，不能呼吸。

“兰心，清尘……”爹呼唤我们的声音仿佛是从前世传来，娘回首流连，我听不清。

大雪覆盖苍穹，桌子上吉服整整齐齐叠放，深红耀目，飞凤翔鸾的图案跃然锦上，六屏宝冠垂下精致的流苏，和着烛光摇曳纷呈，屋子里水湿湿一道足印蜿蜒至床边，脚下踏的一双绣履湿透，朱幔分挂两边，我缩在角落里哭泣。

然而，我干涸的眸中渗不出泪水，惟有一颗心茫然而疼痛，明日，便是成婚之日，前方的路究竟怎样崎岖与坎坷？我不知道，我抱着赴死的决心前往深宫，只希望

换回娘名正言顺的地位。

年少轻狂也好，一念之差也好，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
### 大婚之日

当我戴上皇后宝冠的那一刻，内心荒寂如林。

外面吉乐声如雷震耳，人声嘈杂，盖头缓缓落下后，内庭命妇搀扶着我缓缓走过回廊，曲桥下不是一池春水，而是百里冰川，望进我眼中的全是一片深红，火红色泽暖不热心底冰冷，此时，世人是在嘲笑我？还是在怜悯我？抑或是……待我三载之后猝死于静室，还是更短？

两旁宫人沿路洒下细碎的金色彩纸，红毯上鸾驾缓缓移动，前往正堂。

郁诚越与沈氏端坐堂上，两人显得十分紧张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，左右宫人、内侍垂首而立，宝扇簇拥下，他才开始觉得自己已经真的变成了国丈大人，激动不已，不时向外翘望，坐立难安，手中玉如意都被他在掌心攥出了汗。

“皇后娘娘驾到……”

随着长长的宣到声，一抹红色身影在命妇的小心护送下踏进厅内，吉乐声适时地停下，满堂寂然。

内庭宫人站在一侧，高声道：“请国丈大人观婚词、奉如意……”

郁诚越磕磕巴巴地将早已准备好的祝婚词说了一遍：“愿君与主鸾瑟齐鸣……天作永合。”

他走下来，将一根系了红色同心结的碧玉如意交到我手中，我缓缓抬首，语声清冷地道：“保重……”

简单二字之后便不再说话，左右命妇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礼仪之词她们早已反复教授过我，然而，堂上高坐的父母都与我那么陌生，我叫不出那声爹爹，也不愿叫大娘做娘。

郁诚越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退到一旁。

沈氏自始至终不发一语，她脸上摆着僵硬牵强的笑，此刻，那笑容里又出现了一丝冰冷与咬牙切齿。

我无暇理会他们，隔着喜纱四下寻找娘的声音，哪怕是哭声也好。

现在，我的娘一定站在旁边最角落的位置，苦苦望着我。

我怎会不懂得她的痛呢？这世上，她只有我一个亲人——骨肉至亲，却还不得不代嫁深宫，生死未卜，她一定很心痛。

“吉时到……”

无情冰冷的声音划破长空，命妇开始搀着我往外走，我执意不前，双脚有力地钉在原地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我闭上眼睛努力追寻着空气中那缕熟悉的兰草香，我用力挣开命妇的搀扶朝着香味浓郁的方向走过去，在与她一尺之遥的地方站住，我听到她压抑悲切的哭声，她双手颤抖——

“千万要——保重。”怕被人看出纰漏，我不敢说太多话，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，狠狠的……我怕这会是最后一次，怕我活不过三年便会死去，怕娘独自一人活着……

娘哽咽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拉着我不愿放手。

“娘娘，吉时到了，再不走怕会错过大典的吉时，太后娘娘怪罪下来……”内庭命妇上前催促道。

娘依依不舍，却突然放了手，用力推着我往回走：“快走吧，走吧，别错过了吉时。”

我一直压抑着的泪水在此刻终于忍不住落下，娘怕得不是错过吉时，而是怕太后娘娘怪罪下来。

我没有再说话，任由她将我推离身边。

吉乐再次奏起，命妇上前搀扶过我，缓缓出了正堂，登上鸾舆。

沿途，百姓夹道跪送高呼千岁，可是为何？我却听到了嘲讽的笑声，是错觉吗？还是冥冥中的警告。

大雪覆盖了整个宫阙，放眼望去，一片冰天雪地，冰冷建筑上红灯高挂，喜气洋洋。

我将轿帘撩起一角向外看去，雪后天空亮如明镜，即便没有阳光，看久了也晃得人眼睛生疼，我眼眶微潮，放下帘子。

“姐姐，从此以后你便可以顶着清尘的名字陪伴父母左右，与王爷能双宿双飞，而我，将要以郁红泪的身份殒入后宫。”

现在你们一定很惬意？把我苦命的娘撇在一旁。得意吗？笑吧！为了娘我也一定要活下去，不是三载……而是永远。

“皇后娘娘请下辇。”

宫舆在銮殿前停下，我下了辇，缓缓抬眸望去，高高在上的紫金銮殿如同天宫一般威严而冰冷，左右侍立的宫人全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隔着喜纱，我脸上渐渐浮现一抹苦笑，拾级而上。

銮殿里弥漫着神秘清烟，袅袅缈缈，内庭命妇将我扶到殿前便分撒两边，我独自站在那里，屈身跪下：“臣妾参见吾皇，太后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太后娘娘千岁

千岁千千岁。”

我以额触地，伏在地上，寂静的殿里响起一声极短促的笑，如鬼魅般冰冷、难以捉摸，我浑身一震，本能地想要退缩。

“嗯，看样子倒是挺知书达理的，毕竟是小户人家，哀家也不便要求过高，只是红泪……这名字取得不是太好，不吉利，那就——赐封号“明诚”吧！皇帝你意下如何呢？”太后娘娘苍老威严的声音响起，我如一件摆设，被她品头论足一通，然后被撇在一旁。

一阵轻咳后，皇上笑着道：“她是母后钦点的儿媳妇，赐号的事自然也由母后来决定，儿臣对这些无所谓。”

这，便是那鬼魅般笑声的主人，我的良人，如果不是盖着喜纱，我真想抬起头去看看他的样子，是不是真的如传闻中那样形容枯槁、可怕……

韦太后关切地道：“身子不舒服吗？怎么又咳了？今天是初一，是不是今天还没服药？”

皇上轻笑，意有所指地道：“朕的皇后又殁了，无人侍药。”

太后不再说什么，对旁边宫人扬了扬手，御前宫人曹寅高声道：“太后娘娘绶皇后封号——明诚。”

“臣妾谢太后娘娘恩典。”我将身子伏得更低些。

“臣等恭贺皇上新婚大喜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文武百官跪地高呼万岁，诺大殿内，回音空然森寂，我缓缓垂眸，这便是皇宫，我的良人迎娶新后，不过是为了让她侍药。

## 入夜

与外面热闹相比，新房内是一片寂静，红烛照见墙上斗大的喜字，我独自坐在床边，悄然无声。

房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推开，凌乱的脚步声后，一双做工精细的龙靴映入视线，下一秒我头上的盖头便被他扯落，突然而至的光明让我有些不适应，本能地用手挡住光线，眯起眼睛看过去。

当眼睛适应光线，他脸庞的轮廓越来越清晰，我不禁有些意外，皇上并非人们口中那样不堪，相反的竟然十分英俊，有种儒雅之美，只是……他唇边的笑意太过邪魅，眸光太过冰冷，要不然我真的会被他温柔的外表所蒙蔽。

他捏住我的下巴，手指温柔地在我细滑的皮肤上摩挲：“长得还不错，如果你不是皇后，朕还真有些舍不得呢？”

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他的唇便已落下，当着宫人们的面吻我，我微微

挣扎，双手挡在胸前，推着他道：“皇上……宫人们都在呢！”

他放开我，讽刺地笑道：“怎么，你害羞了？呵呵，以后会习惯的。”他将我推到床上，唇再次落下……

他的吻并不温柔，辗转间狠狠啃咬，柔软的唇被他撕扯、掠夺的同时，我心中一片岑寂，连泪水何时落下都不知道，他用舌舔噬我的泪，耳畔响起他粗重的喘息，似野兽般狂妄放浪……泪水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我如行尸走肉般躺在他身下，他也终于发现了我的僵硬，撑起胳膊看着我，讽刺地道：“又是一个毫无兴趣的女人。”

他直接表示对我的不满，我以为他会生气离开，可是他再次伏下身子吻下来，这一次，他不再缠绵，而是直接将我下唇咬破，努力吸取着什么。

难道这就是床第欢爱吗？我任何经验都没有，胡乱地猜想着，如果是的话那也太诡异，太痛苦了，可是，即便痛苦我也不能反抗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，我是他的皇后，他想要在我身上做什么都可以，甚至杀了我……

当他缓缓抬起头，我看到他唇畔鲜红的血渍时不禁惊呼出声，本能地推开他向后退缩，他脸色苍白，唇齿间流下的鲜血狰狞可怕。

看到我的反应，他笑得更加开心，用袖子擦干净唇角血渍：“今天在殿上见你不卑不亢，朕还以为你会比前面三个好玩一些，没想到你跟她们一样，毫无特别之处。”

我的侧目引不起他丝毫收敛，想来大家都已见惯不怪，相反的，我的反应倒有些可笑了，目光一一看过在场宫人，她们掩口窃笑，对我指指点点，突然间，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，再次看向皇上时，眸子里多了分惧怕。

我慌忙翻身下床，在他面前跪下：“皇上恕罪，臣妾失礼了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看到我仓皇的样子，他仰天大笑，笑得好不得意，目光凛冽地看着我道：“你放心，朕不会怪罪于你，记住，这个世上如果说还有谁是朕不能杀的，那便是你，太后娘娘也不例外，而你，明诚皇后，朕还需要用你的血来续命，所以不会杀你，除非你不堪忍受自己了断……”

突然间，我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林立的宫人，华丽喜庆的新房，繁锦的朱纱垂幔，我今生的良人，这里面究竟藏着多大的阴谋，不是说皇上体弱多病吗？不是说太后当权吗？怎么这些我都看不到，他喝了我血之后脸色反而变得红润了些，修长高大的身子立在灯光下显得比一般的男人还要强壮些，而太后，皇上谈到太后生死时就像说着别人的故事一样轻松。

他如一只危险的兽，缓缓俯下身子，冰冷的手指轻柔地为我擦去唇角残留的血渍：“宝贝，别怕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，朕不会这么快让你死去的，放心……”

他是在安慰我吗？为什么我的身子越来越凉，内心麻木。

娘，女儿选了一条狰狞可怕的路去迎接新生活，你一定要等着我出去，母女团圆。

我以额触地，不敢抬头，他一把提起我脑后发丝将我拽起，我被迫抬头，疼得直皱眉。

“记住朕的名字，夏侯君曜。”他说完便冷冷地甩开我，起身离去，左右宫人跟在御驾后头鱼贯退出。

直到房间恢复了宁静，我终于支撑不住，身子软绵绵地躺到地上，冰凉的地面贴着脸颊，我不住颤抖，感觉到一种来自地域深处的凉意。

空荡荡的寝宫里，能听到我狂乱未平的心跳声。

细小的脚步声传来，我惶惶抬头，看到面前站着一个小宫女，她怯怯地望着我道：“奴婢参见皇后娘娘，是……皇上让奴婢过来的，皇上说皇后娘娘家道清贫，连一个陪嫁的丫鬟都没有，所以……”

我看着她，心中苦涩蔓延，她说得没错，我连一个丫鬟都没有。

我久久不语，她有些慌乱，躬身上来扶我，小声道：“娘娘，这些话是皇上让奴婢说的，您千万不要怪罪奴婢，奴婢叫碧月，是来侍候皇后娘娘的。”

“碧月？”我幽幽地道。

“是，奴婢是叫碧月，娘娘快起来吧，在地上坐着会生病的。”她用力搀扶着我起身，冰冷的小手抓着我手腕，殿里青麟里袅袅升起香烟，缥缈如云，我如置身雾里，郁家庶女清尘一朝之间成了皇后，这一切太虚假，令我不敢相信，然而，方才那一幕幕……血腥、残忍，我唇上的疼，又太过真实，我不得不信。

“清尘——”

我轻轻吟语，最后一次唤我的小名，以后，怕是再也没有人会叫我的小名，知道，原来我叫清尘，不是红泪。

碧落星空，宫灯垂幔，手指缓缓抚过床帐上细纱流苏，我躺在霞红暗影里，身边倒茶涂药的青装宫人，我好像真的成了皇后娘娘，好像真的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里。

[萧贵妃]

凤鸣宫里灯火通明，歌舞升平。

圣上宠爱一时的萧贵妃此时正是在后宫叱咤风云的时候，曼妙身体横躺在鸾榻上，宫人轻轻捶着腿，殿下宫乐们弹奏着新编的宫廷乐曲。

“刚刚入宫的皇后娘娘你可见了？长得什么模样？”贵妃幽幽问道，灯光下媚眼



如丝。

贴身婢女景儿剥着葡萄皮的手略停了一下，甜甜的嗓音道：“娘娘，其实不管她长得什么样娘娘都不用担心啊，只要进宫来做了皇后总归都是一个活死人，不过三年就会被皇上给吸干了血，娘娘现在又有太后娘娘与大皇子做靠山，何必怕她呢？”

“混账东西。”萧贵妃厉喝一声，拍案起身，“你懂什么？本宫哪里是怕她，只不过是问问而已。”

景儿仓皇跪地，以额触地，手里剥好的葡萄滚到地上：“娘娘息怒，奴婢知罪。”

她臣服的姿态令萧贵妃满意，冷冷地嗯一声，重新向后躺去，“起来吧，说说，那女人长得如何。”

景儿迟疑着，小声道：“好像……还算是个美人，只是不太会说话，刚进宫就惹皇上不高兴了，奴婢听说今晚皇上没有睡在新房，而是去了沈美人那里。”

悠扬的乐曲声终，萧贵妃扬起爽快的笑声，大声道：“赏……”

宫乐们躬身上前领赏，然后退下。

贵妃娘娘脸上笑意越发浓郁，缓缓拈起一颗水晶葡萄放进嘴里：“那这么说来，那位皇后长得还不错？只是性格不好，不会讨皇上喜欢？还是她被皇上吓到了？”

“好像……都有吧。”景儿不敢撒谎，如实地道。

“皇上驾到——”殿外长长一声皇上到，打断了主仆二人的谈话，萧贵妃慌忙起身迎出来，理理鬓角与宫装上的折皱，福身道：“臣妾参见皇上。”

夏侯君曜轻轻揽过她的肩：“爱妃平身，今晚可有什么节目没？”

萧贵妃偎在他怀里，掩口微笑，略带酸意地道：“今天晚上是皇上洞房花烛夜，这不就是好节目吗？怎么放着那么漂亮的皇后娘娘不爱，却跑到我这凤鸣宫里来找乐子？”

夏侯君曜脸上笑容渐渐变得冰冷，手指轻轻抬起她下巴：“你知道朕最不喜欢争风吃醋，别让朕也讨厌你。”

他眸光变得幽深，前后不过几秒，却像两个人似的，一个来自天堂，一个来自地狱，萧贵妃吓得花容失色，连忙撒娇地道：“皇上……人家不过随便说说嘛，您还不了解臣妾吗？现在有皇上和太后娘娘的宠爱，还有大皇子，臣妾已经很知足了，再说……皇后娘娘也没什么可让臣妾嫉妒的啊！”

夏侯君曜转而笑了，指下力量变得轻柔，环过她的肩：“你是不用嫉妒她，因为她不过是个可怜虫。”

他口吻冷冷冰冰，丝毫没有怜悯之意。

萧贵妃搀着他，一同在鸾榻上坐下，似漫不经心地道：“说起来，也不可怜，普通